

我的心上長着胡楊

張瑞田

第一眼看到胡楊樹，是二十八年，我還年輕。在新疆輪台塔里木河中游，在塔克拉瑪干沙漠北緣，走進了塔里木胡楊林國家森林公園，宛若進入一個陌生而新穎的世界，這個陌生而新穎的世界由一棵棵別樣的胡楊樹編織，像詩意薰染的童話，也像悲情籠罩的一台話劇。

激情澎湃，情緒激昂，我在此中穿梭，看見了金黃的樹葉，粗壯的枝幹，看見了枯寂的胡楊，躺下的胡楊，看見了面積不大的湖水，以及湖水中的胡楊倒影。此後，我記住了胡楊，那個陌生而新穎的世界，在記憶深處，一直影響着我的想法、我的選擇。

我多次進入新疆，去那片博大的土地上，傾聽探險家們留下的傳奇故事，目睹今天的新疆所發生的重要變化。新疆是歷史的，是有廣度和深度的，新疆是亞洲腹地的明珠，是凝聚民族認同，增進文化自信，促進民族團結的邊疆沃土。

念念不忘胡楊。每一次去新疆，都要去胡楊林中嗅一嗅那個獨有的氣息，看一看胡楊林中獨有的風景。

在喀什巴楚，在葉爾羌河的中下游，我走進三百多畝的原始胡楊林，見到了一棵有着一千一百多年樹齡的胡楊。這棵樹有二十多米高，樹冠的覆蓋面積有一畝之多。因靠近葉爾羌河，她長得茁壯、挺拔。河邊的胡楊林因水源充分，每一棵樹都精神抖擻。遠離河岸的胡楊，就顯得無精打采了，為了汲取沙漠深處的水源，她們使出全身的力量，讓根須深扎。再往沙漠深處走去，我們看到的則是一棵棵枯死的胡楊，她們失去水的滋潤，就走到了生命的

盡頭。槎枒之形，鱗皴之狀，隨意縱橫，應手間出。戈壁荒漠，一片片的風倒林，就像一個殘破的樂隊，演奏着一曲生命的悲歌。

從去年秋天到今年夏天，我三次前往阿拉爾的睡胡楊谷。睡去的胡楊，也就是沒有生命活力的胡楊，沉默了幾千年後，在十多年前重回人間。數萬畝的睡胡楊谷，是最新發現的胡楊林，她以沉默作為自己的話語，她以挺拔的身軀顯示自己輝煌的過去，同時，她努力汲取水分，讓自己復活，創造人間奇跡。

枯枝慘痛若寒冬，生枝潤含春綠色，希望的光芒時刻存在。

一次次的震撼，一次次的醒悟，就有了向胡楊表達情感的訴求。於是，我們有了「給胡楊的一封信：當代著名作家、書法家詩文手札展」的想法。這個想法很快得到共鳴，於是，我作為策展人開始向作家、書法家們約稿。

手札尺牘、函件書簡，是一封信在不同時代的名稱。不管什麼樣的時代有什麼樣的名稱，她所承載的都是彼此之間需要交流的信息。手札，在傳統士大夫的精神俯仰中，漸漸演變成一種生動活潑的文體，被讀書人廣泛應用並日久流傳。我是通過研究傳統手札而產生了推動當代文人手札書法展的想法。手札強調文墨兼優、言之有物，挑戰了當代書法創作重字輕文的現象，甫一面世，就引起熱議。「熱議」的背後，是人們對藝術扁平化的厭倦，對思想的渴望。手札往復，要說理交心，這就有感情的互通。人與人的交流，會釋放出許多真實的想法，這些「想法」會隨着時間的推移，有了新的文化光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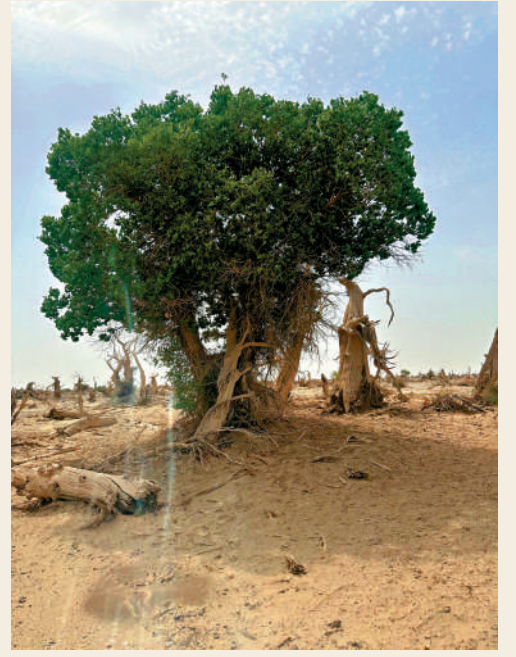
我心目中的胡楊也是人，與這樣特立獨行的

「人」進行一次精神對話，會有別樣的美學意趣，於是，我們在當代作家、書法家給胡楊寫的一封信中，看到了純真、懇切的文辭，他們的陳述，疊印着對新疆的記憶，對胡楊的眷戀，對國家的熱愛。作家伍立揚說：「蒼龍騰躍，姿態雄奇，為生命立心，為歲月作證，這生命的偉力是中華大地之魂魄，您是大自然的歷史記錄者，是生命力最偉岸恆久的訴說。」學者鄭曉華說：「傳說你是戈壁灘上的英雄，誰知道你曾經多少艱難和辛酸，時光的紛輪在唧唧呀呀地旋轉，紛線那邊連着的是一望無際的星辰與大海。」書法家、作家王文英則說：「與你相望，你非尋常草木，是時間的骨，是風沙的詩。」學者、書法家王登科寫道：「總覺得與你隔了三千里風沙，卻又在某刻的風沙裏聽見了一種同頻的呼吸。」書法家、作家韋斯琴頗多感慨：「一定要帶本書去看胡楊，天空湛藍，陽光燦爛，我捧着書坐於樹下柔聲朗讀，想讓他記住我的聲音。」作家劉家科說：「竊常思之，君何以於絕境中執拗若此，為地底未涸之水脈，為骨血對陽光之本能？擬或早於沙海有約，同生共死，不離不棄。」在作家劉醒龍的眼睛裏，胡楊是「嘉木留霞」，在石舒清的心目中則是「龍骨虎勢」，他們對胡楊的概括生動傳神。

在不同的作家、書法家的人生經歷中，與胡楊面對，在不知不覺中會有生命的啟示。汪惠仁說：「我的心中彷彿早就長着一株胡楊，在痛苦與慾望交織中，在命運感以某種方式襲來的時候，在我幸運地對壯美有所領悟，進而獲得安寧的那個片刻，在我看見生存意志之外，還有更高意志的那個瞬間，我知道我的心

上長着胡楊。」謝有順說：「樹與文相融共生，它已非尋常草木，而成了大漠孤煙下的蒼涼底色，戍邊者的家國情懷，也是逆境中永不低頭的生命力量，是一個經典的文學意象。人間多少榮華客，其實不及胡楊一寸的堅強，而胡楊不向春風爭顏色，生守嚴寒自風流。」

「人間多少榮華客，其實不及胡楊一寸的堅強」，的確如此。一百餘位當代著名作家、書法家，從不同的經歷，不同的角度，在一棵胡楊樹，一片胡楊林中，看到了民族精神的品質。他們以真情實感，在文化潤疆的旅程中，寫下了沉實、厚重的一筆。此後，胡楊林中就有了詩文與書法的交響。



新疆的胡楊樹。

作者供圖

七日談

(北京篇)



「清韻」



市井萬象

近日，「清韻——康雍乾時期文物特展」在上海市閔行區博物館正式向公眾免費開放。此次展覽展出一百一十餘件(套)文物，聚焦清康雍乾三代的宮廷美學。

中新社



燈下集

葉中敏

五月底，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和香港文學研究中心聯合舉辦了一項名為「藝林擷葉 靈鳳于飛——葉靈鳳的美術與人生」活動，內容有展覽和講座等，活動日期到今年十二月底。主辦方面對活動十分重視，安排了由大學副校長金國慶、文學院院長唐小兵等主持開幕禮，又由北京請來了專研葉靈鳳的作家李廣宇主持講座，已高齡九十一歲的前中大校長、社會學界金耀基教授等也應邀出席，會場布置包括巨型燈箱照片和展出的藏書、舊作、版面和照片資料，以至由葉靈鳳繪製的人面頭像作為小冊子封面，都頗見心思和具吸引力，也很好地體現了以美術為切入點了解葉靈鳳人生的活動主題和構思。

事實是，這的確不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人物展覽，展品展示的是個人生平，但實質上反映的是一個時代風雲變幻下一代文化人的命運掙扎、感情依歸和相濡以沫，也可以說是港人社會曾經迎來和接納一代南下文人在此生活和寫作、從而滋養和繁榮了香江文壇的「集體回憶」。

葉靈鳳和中文大學圖書館，結緣已逾半個世紀。而一切還得從港島半山區羅便臣道一幢舊樓的一間

書房說起。一九三八年，葉靈鳳在戰火中避居香江，先住過薄扶林道學士台，不久搬至羅便臣道四十七號B一幢三層樓房，租住地下一層，前面一小花園，中間天井，後面還有一空地，整體面積約三千呎，其中臨街一個大房間成了屋主人的書房兼客廳，一般親友走訪只會在飯廳坐坐，客廳是只招待「看書客人」的，很多時客人來了主人也不管，窗外還有多名報館工友在等着取稿，而客人來的目的也多是看書，如此就正好「客隨主便」，你寫你的、我看我的，直到主人放下筆為止。

書家黃永玉曾說過，年輕在港時有空就去葉靈鳳家看書，幾乎把他書房的書看了個遍。「大俠」金庸年輕時在《大公報》當翻譯，上班前常來看書，而且是「連載式」，一本書看到哪裏就「攝」張小紙條作記號放回原處，「下回分解」再來時繼續看。「大俠」還曾對友人說過，「將來我成功了也要有一個像葉先生那樣的書房」，當然「大俠」後來的書房比葉先生的要「豪」多了，但他也始終記着那間放「紙仔」的書房，其後每見到葉家後人也總要提及。還有葉靈鳳的「左派」好友，包括《大公報》《新晚報》的陳凡、劉芄如等，更是書房常客。當年的葉家書房，就仿似一個文人「落腳點」，總要去「翻一翻」而後快，葉靈鳳的書也因此成了大家的書，只要是想看書

的、喜歡書的，以至在寫作、研究、教學或其他工作上有需要用到書的，都可以嘗試去敲敲葉家的書房門，那裏是讀書人的「樂園」，主人是不會開門不納的。

葉靈鳳的書房當年之所以會如此有名，主要原因，是主人「懂」買書和「肯」買書，在那個書房中能看到慕名已久或一直想看而沒有機會看到的名著，又或者是連書名、作者名都未聽過的新作，以至不少是剛登上新書出版名錄或暢銷書流行榜的新書，都有機會第一時間在葉家書房看到。因為葉靈鳳不僅在書店買書，更多的是在書店「訂書」，他長期訂閱有關新書出版的中外刊物，看到有喜歡的、想看的書就訂就買，當年本港最大的幾家中外書店他都是「老客戶」，如有名的外文辰衡書店，老闆李信章先生，每有新書或一兩冊珍貴版本到貨，總是先通知葉先生或為他

留起一冊。有時代訂的書或畫冊到了，葉先生剛好「阮囊羞澀」，李老闆也會大方地說「先拿去好了，錢日後慢慢付」。書店老闆不少也是懂書愛書之人，也懂得哪個顧客是真的懂書和愛書，對真正的讀書人、愛書人是「網開一面」的。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港人社會並不富裕，文人特別是南下文人，大多生活拮据收入不豐，有些連養家活口也有困難，更遑論買書訂書和藏書了，所以葉家書房是被同儕羨羨的；但其實，葉靈鳳當時也絕非富裕之輩，一支筆要養活一家十一口人，除了吃飯、睡覺的時間就是寫寫寫，一天經常要寫四五千字，晚上還要到報館上班，但他唯一的興趣或者愛好，就是看書、買書，在維持家人溫飽生活之餘，稍有剩餘就全用來買書，包括自己喜歡、想看的書，或是某一個項目寫作上需要用到的書。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舉行的「藝林擷葉 靈鳳于飛——葉靈鳳的美術與人生」展覽展廳一隅。

何以解暑？唯有啤酒



藝象尼德蘭

王加

今天是小暑節氣，我國大部分地區將正式邁入炎熱的盛夏時節。提到解暑的飲食選項，吃西瓜、喝綠豆湯和暢飲冰啤酒想必是絕大多數人在酷暑難耐時的首選。然而除了綠豆湯，另外兩種均是舶來品。西瓜，顧名思義是西域傳進中原的瓜，原產地非洲；啤酒則是產自兩河流域，後傳入歐洲經中世紀修道院改良釀造技術而演變成現代啤酒。而當今全球最著名的修道院啤酒(Trappist)就位於曾屬尼德蘭地區的比利時。二〇一六年，比利時因其超過一千五百種的啤酒文化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倘若追根溯源，尼德蘭啤酒文化早在四個世紀前的「勃魯蓋爾時代」便有跡可循。

列數老彼得·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筆下那些描繪尼德蘭農民日常生活和節日慶典的風俗畫，會發現早在十六世紀中葉喝啤酒就是百姓日常。如《農民婚禮》中的推杯換盞、《農

民舞蹈》中的把酒言歡、《收割者》中樹下的開懷暢飲，都是畫家肉眼所見的最真實生活情境。而今年三月在荷蘭馬斯利赫特市的博尼凡登博物館(Bonnefanten Museum)中，一幅「勃老」長子小彼得·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 the Younger)完成於一六二五年的《農舍前舉行的婚禮》更是將四百年前的「聚眾暢飲」淋漓盡致地捕捉下來。畫中前景村民們手裏的陶罐裏裝的就是散裝啤酒，但和我們今天喝的無論品質還是口感均不能同日而語。

在勃魯蓋爾父子生活的十六世紀下半葉至十七世紀南尼德蘭地區(包括現比利時的安特衛普、根特、布魯日)，啤酒遠無今日這般種類繁多且風味各異。由於日常飲用水質量無法保障，啤酒更像是一種渾濁、未經過濾

且低酒精度、用來平替飲用水的穀物發酵飲料。多是城市周邊鄉村的作坊式釀或本地散裝，喝的就是其最樸素的麥香及微酸口感。現舉世聞名的比利時修道院啤酒，在勃魯蓋爾時代僅供給貴族和修道院自留，普通百姓根本無從獲得。父子畫中出鏡的是一款名叫庫伊特(荷蘭語Kuyt或Kuit)的上層發酵艾爾(Ale)啤酒。在現存十六世紀安特衛普城的酒館稅單和行會文書中均高頻記載庫伊特啤酒，其本地流通量最大的史實也完全匹配勃魯蓋爾父子筆下大規模的鄉節日及婚



小彼得·勃魯蓋爾畫作《農舍前舉行的婚禮》。

爾父子筆下大規模的鄉節日及婚慶慶典。庫伊特啤酒共有百姓日常款和節日慶典款兩種，前者是麥汁濃度偏淡的低配窮人版，後者則是婚禮慶典場合常見的雙料(Dubbel)加強版，麥汁濃度更高，口感也更為厚重濃郁。上述勃魯蓋爾父子畫中陶罐中盛放的多是後者——畢竟婚慶場合還是需要撐面子的，人情世故，莫非中西。

儘管勃魯蓋爾家族的時代早已遠去，但尼德蘭啤酒文化傳統則成為經久不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而保存下來。其種類和風味之豐富，甚至還存有向畫家致敬的啤酒。就比如有一款以「勃老」《農民舞蹈》左側帶有風笛師和酒桌女郎為商標的琥珀色艾爾啤酒(Bruegel Amber Ale)，還是以「勃魯蓋爾」本尊命名的懷舊艾爾。遺憾的是，我在尼德蘭地區連續三年的深度遊都沒能買到這款啤酒。不過呢，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在今年三月份專程前往荷蘭奈梅亨市的梅爾維爾和林堡兄弟之家(Mae-wael van Lyborch Huis)時，在入口處賣文創衍生品的區域看到了以三兄弟傳世之作《貝里公爵的豪華時壽畫》插圖局部用作Logo的啤酒。據給我導展的帥大叔介紹，這款本地啤酒完全是根據三兄弟所活躍的十三至十四世紀奈梅亨地區當時的原料和口感「復刻」的，比勃魯蓋爾時代還早二百年，強烈推薦我試試。於是，好奇心爆發且如獲至寶的我果斷下單，裏三層外三層地將這瓶啤酒打包帶回了國。藉着今天小暑，決定開瓶暢飲。該怎樣形容其口感呢？入口瞬間，彷彿穿越到六百多年前和林堡三兄弟在其故居中觥籌交錯的畫面。誰說風味無法承載歲月？一部非遺的啤酒釀造史，即能入畫，亦能入口。